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三起十七年四月盡十九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元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鞫也今令三省與大理參鞫重其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

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元素右庶子趙宏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唐志岷州有祐川府隋志岷州臨洮縣後周置祐川郡唐蓋因周郡名以爲府也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啟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謂吐谷渾高昌也乞全一子以

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二)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又嘗與靖同赴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志乎意不在人矣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智小而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上曰何以知之道宗曰君集自負微功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

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然性矯飾喜矜誇好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負及與承乾之謀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為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故至於敗附錄酉陽雜俎云君集既與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如魚尾因噤嚬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之弓因欲自首不決而敗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泰小字青雀臣惟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

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有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三子謂齊王祐太子承乾魏王泰一弟謂漢王元昌我心

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敕門司盡辟其騎六典門下省有城門郎四人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置門僕八百人分番上下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程大昌曰太極宮之北有內苑以其在宮北故亦曰北苑苑之北門曰啓運門又北卽禁苑禁苑廣矣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

下酺三日賜民八十以上粟帛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太子治幼而岐嶷端莊寬仁孝友初受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上問曰此書中何言爲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上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太子時年九歲哀慕感動左右上由是特深寵異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

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爲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

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元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歐陽脩曰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爲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爲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爲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爲賓客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唐始置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

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爵爲東萊郡王泰府僚屬爲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爲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左遷鴻臚少卿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殿門東宮之殿門也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勅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門侍郎劉洎以太子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於始將悔於末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材多藝尙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

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不尋篇翰陛下每退朝必引見羣臣降以溫顏訪以今古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此皆臣所未諭也臣愚以為宜援以良書娛以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游訪得失於當代使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又古之太子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陛下既不能親教宮寀又無由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宏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甲午以旱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

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勳封如故仍同門下中書三品知政事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顏淵曰昔造父巧於使馬造父不窮其馬力是造父無佚馬也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左右十二衛屯營也　薛延陀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

下遂絕之也頗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眞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藉獨留我漠北必當有主舍我而他求固非大國之計也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府廄眞珠調斂諸部羊馬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

蕭條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舞立爲可汗（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補註恩重力輕故曰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匈奴庭謂之龍城無常處故沙幕因謂之龍沙）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

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幷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我又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

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丙子徙東萊王泰爲順陽王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昵羣小昵音匿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爲交州都

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衞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尙主而踣所撰碑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歷代史官隸祕書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國史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貞觀三年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元之後

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魯父子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才問季友友曰臣以死奉般遂鴆叔牙而立般）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是月京師訛言云上遣棖棖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遞相驚悚上遣使徧加宣諭月餘乃止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張亮爲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爲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三職卽所謂工部尚書及衛兩宮也）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上謂之曰公每宿直我便通夜安臥房元齡甚重之

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爲龐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將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己官爵授弼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元奬齎璽書賜高麗相里姓元奬名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甲午徙順陽王泰於均州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始平郡梁置武當郡及興州後周改豐州隋開皇初改均州大業初廢爲武當縣屬淅陽郡義寧二年分淅陽之武當均陽置均州孫愐曰汋水出析縣北山入河汋今作均隋置均州以水名

州也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亦何心自處然朕爲天下主但使百姓安甯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誠爲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　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爲之作邸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

初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陰持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七年德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黜其贈官改謚

曰謬削所食實封六典曰魏氏五等皆以鄉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眞戶舊制戶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國開元中定以三丁爲限租賦全入封家　敕選良家女以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甯辭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既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治小字雉奴　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見二十三卷元鳳元年　爲人臣子不可不戒爲後無忌殺恪張本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

〔甲辰〕貞觀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鍾官城漢鍾官在上林苑中至唐時蓋故城猶存也其地當在鄠杜二縣界庚子幸鄠縣壬寅幸驪山溫湯　相里元奬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元奬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元奬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高麗之地漢魏皆爲郡縣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元奬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閒者薛延

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嚮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屛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己酉上幸零口九域志京兆臨潼縣有零口鎮臨潼唐之昭應縣昭應唐初之新豐縣按宋白續通典京兆新豐縣界有零水零口蓋零水之口　乙卯還宮

月辛卯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武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蓋古語也）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辛亥上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京兆鄠縣東南三十里有隋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

竊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性好謂性之所好也）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

入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諫言虛懷以改已未至顯仁宮是時幸九成宮爲避暑也至八月甲子始自九成宮還京師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幸東都則爲中頓幸九成宮非其所經之路岐州郿縣有隋安仁宮郿縣恐當作安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爲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

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甲子上還京師　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

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爲校書郎喜賓客唐校書郎正九品上掌讎校典籍屬祕書省上聞之不悦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爲卿累朕欲出爲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欷嗚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　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黃門侍郎即門下侍郎正四品上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皆參預焉　焉耆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爲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西府安西大都護又按舊書郭孝恪傳貞觀十六年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盡滅高昌後便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永徽中也安西都護府時治西州西至焉耆七百一十里　詔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會焉耆王弟頡鼻

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爲鄉導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支（舊唐書作龍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留栗婆準攝國事而還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執栗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西突厥處那啜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耆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爲王仍附於處那啜（處那啜亦西突厥之部落酋長）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弒君遺魯

以郜鼎桓公受之納於太廟春秋譏焉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方有九夷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白虎通夷者僔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建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元齡留守京師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鏁焉耆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己巳畋於澠池之天池澠池縣漢晉屬宏農郡後魏置澠池郡後周罷河南郡大業中廢郡以縣屬洛州唐屬穀州酈道元曰熊耳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澠池十一月壬申至洛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爲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眞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峽中諸州夔硤歸是也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眾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待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於是凡頓舍

供費之具減者太半　十二月武陽懿公李大亮疾篤上親爲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罷高麗之師裒成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屛婦人言終而卒大亮有文武才略義兵入關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盜賊所獲輒平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宴之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寧及平輔公祏以功賜奴婢百餘人平吐谷渾以功賜奴婢百五十人大亮謂之曰汝曹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何忍以汝爲賤隸乎皆放遣之前後所得俸賜悉以遺其親戚又器其家貧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慈及

卒家無珠玉以爲含惟有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對天子爭是非一無回橈居家雖妻子未嘗見其惰容事兄嫂同於父母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爲之廢朝葬以國公禮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見上卷十五年）薛延陀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剪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見一百九十五卷十三年）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得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

之自是數相攻俟利苾之北度也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閒上許之羣臣皆以爲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勝州去京師一千八百三十里夏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一十里）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爲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

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
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前太樂丞王績
卒績字無功通之弟也博聞强記至於陰陽曆數無不洞曉雅善
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然
性簡放不喜拜揖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與李播呂才善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自劾解去歎曰羅網
高懸吾且安往乃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遁
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閒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結
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徙與相近子光不言未
嘗與績交一語然與對酌相與極懽績有奴婢數人種黍釀酒養

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常遊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武德初當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其中有深意乃除焉革遂日供其酒及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亦死績曰天奪我酒邪遂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為酒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以革為配絳州刺史崔公善悅之請與相見績曰奈何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京兆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績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往往皆高績謂趣卒不致屈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君誰不解理正當然因著醉鄉記至是自刻死日而卒附錄醉鄉記曰醉鄉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邱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夭天下遂不甯至乎末孫桀紂而升糟邱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其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其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為之記

乙巳貞觀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

盧思臺側據舊書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此潰渠蓋卽曹操伐烏丸所開泉州渠也上承桑乾河淺塞不能

進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

官　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汚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

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乙卯詔朕

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

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元感之變

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

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丁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帛詔

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

供灑掃上之發京師也命房元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

留臺稱有密房元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元齡驛送行在

上聞門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元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元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魏太祖葬鄴城西鄴縣本相州治所後周大象二年隋文帝輔政尉遲迥起兵於鄴兵敗鄴城破文帝令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治所煬帝復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洛陽至幽州一千六百里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洛陽至定州一千二百里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伐高麗煬帝大業八年九年十年三伐高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啗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

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詹事秦官自漢以來掌東宮內外衆務員一人後魏置二人分左右尋復置一人至唐又置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鎮定州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改正雨衣通鑑原文作兩衣兩衣何必帝自手結鞍後爲竊疑故自結之今從新唐書高麗傳改正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柳城縣營州治所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營州有懷遠守捉城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

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通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伐遼所置隋起浮橋度遼水所至元菟陳壽曰漢武帝開元菟郡治沃沮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縣西北有遼山遼水所出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考異曰唐曆張儉懼敵不敢深入江夏王道宗因請將百騎覘賊上許之因問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十日返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束兵經歷險阻直登遼東賊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陣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宗擊之盡殪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歎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錄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自遼東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漢平郭縣地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爲士廉設案士廉固辭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

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晉灼曰嚴鼓疾擊之鼓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鼜音操又音侵入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文本字景文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訟理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爲衆所異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嗟賞父冤遂得直蕭銑僭號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銑平歸國爲中書舍人詔誥繁湊敕史六七人泚筆待書文本口占授成無不各盡其妙遂代顏師古爲中書侍郎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裀褥幃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上每言其宏厚

忠謹故親信之晉王立爲皇太子名士多領宮官上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本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及拜中書令人或勸其營產者文本歎曰我本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祕書郎或一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致位宰相斯亦極矣俸祿已多何得更求產業凡財物出入悉委季弟文昭主之一無所問　先是故太子承乾廢黜宮寮除削者多未收敘許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恤刑往哲寬仁義在宥過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但庶人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至於宮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

爰絲不坐于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繫于海昏如欒布策名于彭越田叔委質于張敖皆主以凶逆誅夷而臣以賢良收擢歷觀史籍稱為美談今張元素令狐德棻趙宏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礪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簸撲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當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宏由是元素等稍得敘用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城東北唐取之以其地為蓋州大元遼陽府路有蓋州遼海軍節度領建安湯池熊岳秀岩四縣　丁巳車駕至北平此古北平也舊志平州隋為北平郡　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正沙卑通鑑原文作卑沙今依張亮傳改正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邱孝

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杜佑曰鴨綠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源出靺鞨長白山漢書謂之馬訾水今謂之混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愼氏之地今女眞居之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淸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擧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

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塡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今大元遼陽府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自登州東北海行至烏湖島又行五百里東傍海壖過靑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乃至烏骨江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尙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

遐何力氣益憤束鎗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蕎儒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四 起十九年六月盡二十二年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乙巳〕貞觀十九年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及是李世勣

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巖省事吏職也自後魏以來有之賀拔岳之攻尉遲菩薩也菩薩使省事傳語是也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苾何力創重上自為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

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丏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爲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安市漢古縣屬遼東郡舊書薛仁貴傳作安地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眞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賢曰按今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據北史高麗五部各有耨薩蓋其酋長之稱新書高麗大城置耨薩一比都督也）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

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東夷傳高句驪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陳壽曰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薛居正曰高麗官其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列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耨薩比都督小城置道使比刺史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

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為上悔不用道宗策張本）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彊臣弒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

於朝堂之側行營備宮省之側故亦有朝堂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龍門漢皮氏縣地後魏曰龍門縣幷置龍門郡隋廢郡以縣屬蒲州唐武德初爲泰州治所貞觀十七年州廢屬絳州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薛安都爲宋將以勇聞於宋魏之間丕名禮以字行仁貴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氏謂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也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也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請從行初至安市會郎將劉君卬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縣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時兵部侍郎楊宏

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殺獲甚多上自山上望見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顧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宏禮素弟岳之子也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眞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內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爲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爲莫離支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擇帝素抑勣笑而領之按勣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耶此非史官虛美乃勣諛辭耳今不取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獲馬五萬

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他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據舊史其山本名六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眞爲司農卿張亮軍至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牀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反接兩手縛之也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爲諜宜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屩而遣之屩草

履也。驛音角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攉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

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眞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啗以厚利眞珠懾服不敢動考異曰實錄上謂近臣曰以我量之延陀其死矣聞者莫能測按太宗雖明安能料薛延陀之死今不取九月壬申眞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眞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眞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爲薛延陀亂亡張本

上之克白巖

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眾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

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沙城即沙卑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并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

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見十八卷元光元年不如秦穆用孟明秦穆公使孟明帥師東伐再爲晉師所敗穆公復用孟明孟明增修其政帥師伐晉晉人不敢出遂霸西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屛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爲殿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潦

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塡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按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弓頭爲鞘此所謂馬鞘蓋馬鞶頭也）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塡道諸軍度渤錯水（蒲溝渤錯水皆在遼澤中）暴風雪士卒沾溼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元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考異曰實錄上云徙三州戶口入內地者前後七萬人下癸丑詔書云獲戶十萬口十有八萬蓋并不徙者言之耳）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營州至洛陽二千九百一十里）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

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漢遼西郡有臨渝縣唐志營州有渝關守捉城杜佑曰臨渝關在平州盧龍縣城東百八十里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讙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璹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璹官丙戌車駕至定州

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幷州太子爲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旣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河南者北河之南朔方新秦之地上遣左武候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僞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考異曰高宗實錄云會延陀死耀威漢北而還其意指眞珠爲延陀也按眞珠卒在太宗威靈不敢入寇又死在九月而此云冬來寇必非眞珠也田仁會傳作十八年亦誤也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幷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鎭朔州武德三年分幷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遼州樂平郡八年改曰箕州後周置蔚州於漢代郡之靈邱縣廢州以

靈邱縣屬肆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之靈邱易州之飛狐地置蔚州蔚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其地實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恆安鎮即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十八年改定襄縣爲雲中縣 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隋之榆林郡後魏舊有銀州隋廢爲儒林縣屬綏州貞觀二年分綏州之儒林眞鄉縣復置銀州銀州郡漢西河之圁陰圁陽縣地也杜佑曰銀州春秋白狄地治儒林縣漢圁陰縣地丹州古孟門河西之地西魏置汾州義川郡後改州爲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縣屬延州義寧元年分延州之義川咸寧汾川置丹州咸寧郡坊州春秋白狄之地姚興置中部縣後魏置中部郡隋廢郡以中部縣屬敷州武德二年分鄜州置坊州中部郡以周天和七年元皇帝放牧鄜州於此置馬坊也圁音銀。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鹽州西魏於五原置西安州後改爲鹽州隋廢州爲鹽川郡貞觀二年復置鹽州 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

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三尚書事劉洎既檢校民部尚書又總吏禮是爲三尚書事民部之外安得有戶部哉唐六典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民部爲戶部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考異日實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之曰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不已洎引中書令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帝以詰遂良又證周諱之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爲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今不取免其妻

勞　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爲勞四時選始一百九十二卷元年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六典日府氏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武德七年改隋府各置中郎將一人正四品下掌各領其屬以宿衛而各總其府事討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貞觀八年改會州汶山亦日茂州取界內茂濕山爲名後書冉駹其山有大夷七羌九氏各部落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蜀之西山有弱水

詔釋元奘翻譯梵本佛經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仍敕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欲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游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服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

有撰西域記十二卷是年歸至京師上與之談論大悅敕令翻譯且爲之序酉陽雜俎奘初去時齊州靈巖寺有松一株奘以手摩其枝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汝可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既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忽一年枝皆東向門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東還人號其松爲摩頂松

丙午貞觀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去部內騷然矣　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用漢六條也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庚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帛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

陳在窮踝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悤悤吾不憶也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
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上命太子暫
出游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絕不
往東宮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
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
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
如此況君之世子乎陛下既嚴皆立明而闕教成之道不離膝下
常居宮內保傅之說莫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
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從伏願旬日之間半遣還
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

辟仗者衛士在欄前擁辟左右止行人所謂駐兵清道而後行也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橫刀者用皮襻帶之刀橫拔下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玆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腰輿令人舉之其高至腰有三衛誤拂御衣親衛勳衛翊衛謂之三衛其人懼色變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陝人常德元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元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好去者與之訣別之辭之已

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沒其家亮素寒賤以農爲業然志趣奇譎外雖敦厚而內實不情嘗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氏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李氏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故亮與公孫常程公頴來往遂釀此大禍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旣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伐高麗所得二州）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幷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卽蘇文也　初房元齡褚遂良同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

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李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尤爲可觀上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至是書成詔藏於秘府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爲聘禮于闐時兼有漢戎盧扞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疏勒在葱嶺東北判汗國治葱嶺中都城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去疏勒八九百里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

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日烏羅渾即後魏之烏落侯也東鄰靺鞨大抵風俗皆靺鞨也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于雲中以阿史德爲之長眾稍盛回紇攻而殺之幷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眾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

勒其國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考異曰舊李勣傳云詔勣以二百騎發突厥兵討擊今從鐵勒傳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求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爲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寮明習庶政既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俯從公道上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考異曰勣傳作烏德鞬山唐曆云郁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鐵勒傳云至於天山今從唐曆其酋長梯眞達官帥衆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爲陳王　己

已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涇陽頓高年鰥寡粟帛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後魏屬隴東郡隋唐屬京兆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此時車駕蓋至京兆之涇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考異曰舊迴紇鐵勒傳作多覽葛今從實錄及本紀唐曆又迴紇傳陳彭年唐紀作斛薩鐵勒傳作斛薛今從實錄實錄又有契丹奚云十三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陀所統又內附已久舊從征遼非至此乃降今從舊本紀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迴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

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　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甘泉宮在京兆雲陽縣界磨石嶺又曰磨盤嶺又曰車箱嶺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車箱阪而上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縈紆曲折單車所通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以其曲折故名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言戎狄之流殃構禍乃自唐輿運之初也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宏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隴山時屬隴州汧源縣界至西瓦亭觀馬牧原州平高縣南有瓦亭故關瓦亭水出隴山東北斜徑西南流經成紀略陽顯親界又東南出新陽峽入于渭故有東西瓦亭之別九月至靈州靈州在京師西北千二百五十里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

靈州從之　靈州地震有聲如雷　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元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快快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

氏飾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熊蹯楚成王事雀鷇趙武靈王事引以喻梁武餓死於臺城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乎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帷扆之所謂天子朝羣臣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商州漢宏農上洛商縣地晉置上洛郡後魏置洛州後周改商州仍除其封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

駕還京師冬十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事保攝十一月乙丑詔祭祀表疏胡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祭祀謂郊廟社稷明堂也表疏在朝羣臣及四方所上者胡客四夷朝貢之客兵馬調遣征伐及番上宿衛者也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爲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符西方曰騶虞符南方曰朱雀符北方曰玄武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隨身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佩以爲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並取皇太子處分　十二月己丑羣臣累

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衞送洛陽宮　戊寅迴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按閣本大明宮圖元武門右元武殿後有紫蘭殿大業宴胡客率引入元武門今此芳蘭殿豈紫蘭殿邪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房元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元齡自義旗之始翼贊

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勳元齡爲最自非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元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芙蓉園在京城東南隅秦之隑州漢之樂遊苑唐之曲江同此地也長安志曰隋營宮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之爲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入城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爲其水盛而芙蓉富也○隑音皚又音祈元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

丁未貞觀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元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豈得聞其喪不往哭

平公勿復言帥左右自興安門出按六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次西曰興安門但貞觀以前人主常居太極宮高宗龍朔之後方居大明宮然此時已營永安宮永安即大明也或者帝自永安宮而出興安門歟按舊書高士廉傳上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迎諫馬首延喜門直皇城之東北隅而興安門直大明宮城之西南隅由大明之興安門至皇城之延喜門其路迂且遠意太極宮中別自有興安門也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爲宗廟蒼生自重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鑾駕死者北首夷衾覆尸之衾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上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橋長安故城橫門外有橋曰橫橋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有名自以齊之宗室不

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氏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絶蕭銑敗歸國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識上於潛龍時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士廉既爲國戚且素有才望故尊寵異於羣臣　丙申詔以迴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考異曰舊書作金微今從實錄唐曆）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府者都督府也）渾爲皐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顏州（蹛音帶寘音田）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勅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

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應劭曰社首山在漢泰山郡博縣晉灼曰山在鉅平縣南十二里唐置兗州博城縣有社首山）餘並依十五年議　二月丁丑太子釋奠於國學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淥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

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相如子虛賦曰夫齊東陼鉅海觀乎成山射乎之罘秋田平青邱彷徨乎海外服虔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也○陼音主又音渚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槎逆斫木也槎音茶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爲翠微宮楊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絶頂 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新書曰置燕然

都護府于古單于臺宋白曰在西受降城東南四十里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資格淺不得除正官命於通事舍人班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唐初以考功員外郎知貢舉至開元間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壬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　庚辰上御翠微殿翠微宮之正殿也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

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李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前漢書元菟郡高句驪縣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

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　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多爲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時房元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元齡何言對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考異曰唐歷云居無何改緯太子詹事今從舊傳　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於宜君之鳳皇谷玉華宮在宜君縣西四十里　庚戌車駕還宮　八月壬戌詔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　辛卯骨

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爲元闕州拜其俟斤爲刺史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煑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骨利幹居瀚海北蘼貢焉其地北距海至京師最遠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蓋近日出處考異曰實錄唐曆皆作羊胛僧一行大衍曆義及舊天文志唐統紀皆作脾新天文志云煑羊胛髀按正言羊脾者取其易熟故也若煑羊胛及髀則雖中國通夜亦未熟矣今從大衍曆義）　己丑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曰五嶽陵霄四海亙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言欲使天子解位也）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左傳晉太子圉爲質）

於秦秦穆公以女妻之圉將逃歸謂之曰與子歸乎嬴氏不敢從圉遂逃歸及晉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謂之辰嬴賈季曰辰嬴嬖於二君是也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十二州宣潤常蘇湖杭越台婺括睦洪也

冬十月庚辰奴剌啜匐俟友帥其所部萬餘人內附奴剌部落居吐谷渾党項之間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眾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眾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為眾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其牙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襄土夷傳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眾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

于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考異曰實錄詔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迎之車鼻徒飾其辭初無來意韓華將招歌邏祿共劫之車鼻覺其謀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相射而死調遮亦被殺今從舊突厥傳　癸卯徙順陽王泰爲濮王　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東謝之南有西趙蠻西抵昆明南郎西洱河出穴阻深趙氏世爲酋長　龜茲王蘇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自古相傳西域有崑崙山河源所出又爾雅曰三成爲崑崙邱故曰崑邱道　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戊申貞觀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宏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　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親爲調藥使太子臨問庚

寅薨年四十八上思之甚至欲假方士術以求見其儀形其寵眷如此　戊戌上幸驪山溫湯　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眞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册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靑邱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　戊申上還宮　結骨自古未通中國杜佑曰結骨在回紇西北三千里聞鐵勒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謂武德九年頡利犯便橋時也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爲怪邪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爲

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靈州都督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司馬云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曰山以草木爲髮）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宮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賜所過高年篤疾粟帛有差己卯畋於華原（華原宜君銅官漢雲陽祋祤之地後魏于華原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縣屬京兆唐初復置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而以華原復屬於京兆）中書侍郎崔仁師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桂陽縣山之地梁置陽）

山郡隋置連州大業初廢州爲熙平郡唐復爲連州連州在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舊傳本與州今從新書本紀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　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今崑邱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顚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　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諡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　充容長城徐惠唐會要曰舊制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　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竊見頃年以來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入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

功須無窮之巨源圖未復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
國當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
晉武僅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
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
也蓋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
時玉華創制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
之弊〔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
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
俗實敗素於澆風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願
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則令名與日月無窮功業與乾坤永大上善
其言甚禮重之　宗正卿致仕李百藥卒百藥幼多病故祖母趙

氏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馬元熙嘗造其父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並不知刈稻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註云鄅國在琅邪開陽乂等大驚異之百藥以名臣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奬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籞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卒年八十四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終